

# 攻防较量

■李康杨鑫



喀喇昆仑高原的天,说变就变。刚才还晴空万里,突然间,狂风四起,黑压压的乌云涌到群山上空。雪山峡谷间,一场营级别的“红蓝对抗”即将展开。

车轮滚滚,战车疾驰。“红军”指挥员、新疆军区某红军团的孟营长顾不上车外狂风呼啸,正带领官兵快速向预定地域机动。

“轰!”突然,爆炸声在车队前方响起。“不好,我们轧上了地雷。”出发前,孟营长料想到带领“蓝军”的吕营长可能会设伏。因此,孟营长在规划行军路线时,避开了极有可能被“蓝军”设伏的两条乡村公路。然而没想到,这条大路也被“蓝军”埋设了地雷。

面对突发情况,孟营长当机立断:“修理组快速抢修受损车辆,警戒组加强对地、对空警戒,侦察组到附近寻找绕行路线……”

侦察组寻找到合适的路线后,孟营长立即指挥多功能工程机械车前出。“红军”工兵分队紧急修筑通行道路。

没过多久,“红军”工兵分队已在戈壁滩上推出了数百米的土路。通过前方车辆回传的影像,孟营长看到前方没有阻碍通行的深沟和土埋,立即拿起电台话柄指挥工程车辆归建,部队按行军序列快速通过。

此时,“蓝军”的无人侦察机正在空中巡航,地面情况被“尽收眼底”。吕营长见利用雷区迟滞“红军”进攻无法奏效,于是当即决定,利用炮兵火力拦截。

一阵阵地爆炸声传来,孟营长早预料到“蓝军”会使用这一招,迅即下达命令:“计算炮火间隔,采取小群多组方式加速通过。”

驾驶员、一级上士李立涛一路上不敢有丝毫松懈,双眼紧盯前方道路。“抓

紧了!”突然,李立涛操纵战车向右急转。“发生了什么?”透过观察口,同车乘员向外望去。“旁边有个弹坑,如果避让不及,容易发生车辆侧翻。”李立涛解释道。

面对设伏与攻击,“红军”官兵一路英勇战斗,抗击武装直升机攻击,通过染毒地带、驱歼警戒之敌……经过数十公里的机动,按时抵达预定地域。

部队刚完成兵力部署,孟营长就接到警戒组报告:“前方发现‘蓝军’无人机侦察。”孟营长立即命令各连快速向疏散阵地疏散。官兵利用山体、沟渠与灌木丛等,快速伪装。“蓝军”无人侦察机临空后,盘旋数圈,最终无功而返。

“蓝军”指挥所内,吕营长接到侦察组无法获取“红军”情报的报告后,深感作战局势被动。于是他立即指挥部队构筑防御阵地,命令前沿分队再布设一道铁丝网和反坦克壕,以防“红军”发起突然进攻。

“红军”部队在完成疏散伪装后,第一时间派出多个侦察组对“蓝军”防御部署展开侦察。侦察组放飞无人机抵近“蓝军”防御阵地侦察;装甲侦察车机动至隐蔽位置,利用山体遮挡,伸出红外摄像头;身着吉利服的侦察兵,如利箭离弦般向远方奔去……

各侦察小组到达指定位置后,“敌”火力配系、工事障碍等目标位置信息,陆续传到“红军”指挥车。

看着眼前关于“蓝军”的情报信息,孟营长思考片刻后,对身旁的马参谋说:“召集各连主官,研究作战方案。”

## 二

经过讨论和推演,“红军”确定了作战方案。“各连迅速调整进攻战斗队形,到位后依次报告”“火力参谋联系上级,申请第一阶段炮兵火力压制准备”……

就在炮兵对“蓝军”前沿阵地实施火力压制时,孟营长又下达新的作战指令。顷刻间,数十辆战车朝“蓝军”前沿阵地直驱而去。

炮弹呼啸,一些来不及躲避的“蓝军”官兵瞬间被“炸”出了局。“在‘红军’炮兵火力猛烈攻势下,吕营长一边派出

侦察兵密切关注“红军”动向,一边指挥官兵临时撤出阵地,躲进坚固掩体,减少人员“伤亡”。

“蓝军”指挥所内,吕营长接到各连人员战损率持续上升的报告后,当即决定反击。于是,“蓝军”的突击车、坦克火箭,迫击炮等迅速撤去伪装,密集开火,企图挫败“红军”的进攻。

战斗中,“红军”在两翼同时发动猛烈攻击,“蓝军”利用地形优势居高临下防御。“右前方1300米,目标坦克,穿甲弹,一发装填。”“红军”的一辆突击车里,炮长、中士罗生勇与车组其余3人配合默契,瞄准锁定目标后,果断射击。刹那间,炮弹呼啸而出,正中目标。

激战正酣时,一则人员伤亡情报却揪住了“红军”孟营长的心。“我方右翼部队遭‘蓝军’火力突袭,1辆指挥车和2辆战车被击中,1名连长‘阵亡’,数名战士‘受伤’。”营指挥车里,参谋迅速将接收到的情况报告给孟营长。

听着“红军”伤亡情况报告,孟营长思索片刻,迅速下达命令:“副连长接替连长指挥,支援保障分队迅速前出抢修装备、救治伤员。”

闻言,一辆装甲抢修车和一辆野战急救车,疾驰而去。卫生员、中士毕亚唯带领急救小组迅速对“伤员”进行救治。止血、包扎……不到一会儿,“伤员”全部被转移到了后方野战救护所。装甲底盘修理技师、二级上士邬庆与组员密切配合,对战车受损部位鉴定后,分别进行零件更换和修理修复。没过多久,经过抢修的战车又重新加入战斗。

见“红军”在较短时间内调整了战斗队形,吕营长决定在主要防御方向投入更多兵力火力,誓将“红军”主力“消灭”在防御前沿。

## 三

在“蓝军”强大火力压制下,前出开辟通路的“红军”官兵一个又一个倒下,各连迟迟未能突破“蓝军”的第一道封锁线。孟营长突然心生一计,“各连注意,迅速利用烟雾掩护工程保障分队开辟通路!”

听到指令,伪装作业手、中士杨宇与

队友密切配合,操作多台无人机吊装发烟罐飞向“蓝军”前沿阵地上空,为工程保障队布下一道烟雾屏障。

在各连直瞄火力的支援下,“红军”工程保障队官兵操作无人保障车快速前出,射出的排爆弹精准落入指定地域。“红军”很快在“蓝军”设置的铁丝网和桩砮中撕开一道数米宽的口子。紧接着,工程保障队的多型工程机械一并前出,快速扫除残余地雷。

与此同时,“红军”两辆轮式冲击桥车快速跟上。桥车作业手快速展开桥梁架设……

眼看最佳冲击时机到了,孟营长正准备下令发起猛攻,一举突破“蓝军”防线。然而,营指挥车电台里却传来“嘶嘶”杂音。

“怎么回事?”孟营长突然站起身,追问身边的参谋人员。仔细检查通信设备后,一旁的参谋向孟营长报告:“‘蓝军’对我实施电子干扰。”

孟营长只好调整部署,启动应急预案。不到一会儿,“红军”终于摆脱了电子干扰,各连恢复了正常通讯。

眼看“红军”就要突破第一道防线,“蓝军”吕营长立即组织兵力,利用碉堡和壕壕等,采取运动式“开敌”,层层抗击的战术,阻止“红军”向第二道防线进攻。

在接下来的对抗中,突破与反突破、冲击与反冲击接连上演。成功突破“蓝军”第二道防线后,孟营长抬手看表,距离对抗结束的时间已经差不多了。按照对抗规则,“红军”必须在在规定时间内摧毁“蓝军”指挥所或歼灭“蓝军”人员75%以上才算获胜。

关键时刻,孟营长一边查看战场最新情况和弹药剩余量,一边调整各连的战斗队形,保持强有力的进攻节奏。“红军”各连对“蓝军”展开立体攻击,营部韩参谋带领穿插队,从侧方成功绕至“蓝军”纵深阵地。孟营长当机立断,带领主攻连发起猛攻,很快与助攻连、穿插队等形成战术合围。终于,“红军”官兵在对抗截止时间前,将红旗插上“蓝军”指挥所。

硝烟散尽,红蓝双方进行复盘。“红军”攻势凌厉,“蓝军”防御有方。激烈的争论声、键盘的敲击声,不时在指挥所响起。对抗结束了,而官兵追求胜利的决心意志更加坚定。

## 人在军旅

如歌岁月,写下绿色诗行

我从未想过,自己会以汽车兵的身份踏上川藏线。当车轮轧过冰雪覆盖的路面,使命感与敬畏感在我的心中油然而生。

晨曦微露时分,我们的车队已行驶在路上。高原寒风凛冽如刀,吹得脸上生疼,我不由得紧了紧身上的棉衣。

车队驶入东达山地域,皑皑白雪映入眼帘。远处连绵起伏的山峦,被厚厚的积雪覆盖。车轮轧在冰雪上,发出咯吱声,让人心惊胆战。随着海拔不断升高,空气越发稀薄,我的呼吸也逐渐急促。雪白的东达山在阳光的照射下,晃得我睁不开眼。

高原上的天气说变就变,方才还是晴空万里,转眼间就乌云密布,雪花纷纷扬扬飘落。不一会儿,车轮轧开的冰雪路面,又成为一片雪白。我们只好放慢车速,小心地驾驶前行。我双眼盯着前方,不敢有丝毫松懈。

此时的雪域高原雄浑壮美,然而我们哪有心情驻足欣赏,心中只有一个想法——安全到达目的地。

这时,电台传来连长的声音:“各车找好停车位,前方路段可能需要挂防滑链。”下车后,我深一脚浅一脚地行走在积雪上,抬头便看到连长早已爬上半山坡。他对着对讲机喊道:“各车副驾驶员带上铁锹、十字镐到垭口上来。”这段时间正是东达山天气条件恶劣的季节。我的心里忐忑着,对眼下的环境不由得有些担心起来。

“解放军来了!解放军来了!”接近垭口时,我听到有声音传来。当我爬上垭口,看到连长正拿着铁锹,趴在雪地上帮受困车辆铲雪。“我往山下走,看看下面是什么情况。”营长拿着铁锹,走进雪雾中。我向营长走去的方向望去,绵延山路上全是受困的地方车辆。

官兵铲雪、推车,忙得热火朝天。东达山上一次又一次响起号子,“一二三,走……”一台又一台地方车辆在官兵帮助下成功脱困。

大雪没有丝毫要停的迹象。我们的战靴和帽子结了一层薄冰,手脚也冻得有些麻木。这时,我听到教导员站在公路上喊:“谁的装载机?马上开走,后面有车队。”一位当地老乡回答说:“不好意思,驾驶装载机的师傅走路下山去了。”

道路打通了,然而这台巨大的装载机停在公路上让车辆无法通行。这时,学过装载机驾驶并考取证书的我站了出来:“教导员,我来,我会开。”

“慢一点,往右边靠。”教导员拿着对讲机指挥。我轻打方向,小心驾驶。为防止发生侧滑,我将铲斗下压。伴着刺耳的摩擦声,铲斗在雪地上留下几道深深的印迹。当我拉下手制动车,停好装载机的那一刻,教导员向我竖起了大拇指。

寒风刺骨,大雪依旧。积雪被反复碾轧后,冰冷的天气里,路面仿佛成了

# 冰雪川藏线

■廖千洋

一个天然滑冰场。“都让开,都让开”,我循声扭头望去,只见一辆大拖挂车的车轮紧紧制动着,车却在滑动,直到发出一声巨响才停下。我还没有反应过来,又听见一句响亮的呼喊,“快救人”。回过神来,我看到失控车辆撞上道路右边的堡坎,驾驶室发生倾斜、紧贴着堡坎,车辆右前轮掉进堡坎下的水沟……见状,在附近路段疏通交通的战友刘鄂和缪运财赶紧上前,解救出困在驾驶室里的司机。所幸,由于司机处置得当,大拖挂车并未造成人员伤亡。

迎着风雪,我们一路艰难行进。路上,我们疏通道路、帮助地方车辆挂防滑链、推车……天气依然寒冷,然而在一声声道谢中,我们的心感受到阵阵温暖。

夜晚的高原,更加寒冷。积雪覆盖的道路以及多变的天气,为高原汽车兵打造了一处天然的“练兵场”。直到晚上8时,我们才顺利走出拥堵路段。随后,我们又翻越觉巴山,到达竹卡兵站……最终安全抵达目的地。

冰雪川藏线上,汽车兵用青春和汗水,书写着忠诚与奉献。每一次踏上这条道路,都是对官兵意志和勇气的考验。我知道,作为常年行驶在这条路上的汽车兵,未来还会有更多挑战等待着我们。然而我坚信,只要有顽强斗志和勇气,我们就一定能战胜路上的险阻。因为我们是汽车兵,是川藏线上不屈的钢铁。

冰雪川藏线,见证了我们的成长与荣耀。它将激励着我们,在未来的道路上奋勇前行。

# 岛上“黑熊”

■李由之 吴强

## 精短小说

想象,为生活插上翅膀

夜阑人静,一场“红蓝对抗”在海军某守备部队拉开战幕。岛礁油库旁的墙根下,一名潜伏在草丛中的“蓝军”战士,目光与一只狼犬对视片刻,祈祷它不要发出声响。

“嗷嗷嗷……”一阵狂吠后,油料保障分队官兵迅速警觉起来,他们向墙根包围,抓获了潜伏在此的“敌”兵。

发现“敌”兵的这只狼犬叫“黑熊”,那天,它又“立功”了。班长杨舒凯告诉我,“这场‘战斗’,油库是重点保护对象,一旦被‘敌’偷袭成功,我们的各项保障都将面临巨大的风险。”

“黑熊”,顾名思义,它的皮毛为黑色,长得十分壮实,分队官兵便这样称呼它。“黑熊”来的时候只有3个多月大,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在岛礁上陪官兵一起守油库。“黑熊”不挑食,战士们把剩饭带回来喂它,竟将它养得十分健壮。

前些年,岛礁上的老鼠溜进仓库咬坏部分设备的包装箱,让官兵感到十分头疼。“黑熊”来到仓库一段时间后,老鼠便极少出现了。“黑熊”的警觉性特别高,很快就成为大家的好帮手。战士们站岗、巡逻时都会带上“黑熊”。

虽然岛上的官兵都穿着一样的军装,但“黑熊”只跟油料保障分队官兵亲近。当有陌生人走近,有时官兵还没有发现,“黑熊”就率先发出预警,叫个不停。岛礁上的官兵都知道,油库有一只很厉害的狗。其他专业的官兵来油库时,总会提前问一句:“有没有把‘黑熊’拴起来?”

那年夏天,“黑熊”腿上被毒虫咬了一个伤口。由于岛上医疗条件有限,官兵只能给它做简单的冲洗消毒处理。岛上环境潮湿多雨,一段时间后,“黑熊”腿上的伤口出现深度感染。眼看“黑熊”越来越瘦弱,精气神也大不如前,官兵决定将它送到宠物医院治疗。

分队专门派了一名战士带“黑熊”上岸治疗。然而,大家焦急地等待了几天,电话里还是传来不幸的消息:“黑熊”撑不了多久了。

最后的日子里,大家把“黑熊”接回岛礁,依旧每天为它带回食物,只是“黑熊”的食欲已经大不如从前。每当看到官兵手拎着食物走来,“黑熊”总会用尽仅有的气力摇着尾巴……

“黑熊”的病情越发严重,常常痛苦地轻声呻吟。官兵看在眼里,难受在心里。那句话最终还是从分队长口中艰难挤出:让“黑熊”永远睡过去吧。半晌,围在一起的战士们什么话也没有说,因为他们知道这一天迟早要来。

细雨蒙蒙,海浪阵阵。那天,“黑熊”在战士们为它搭建的犬舍中,走向了生命的终点。当一针药剂注入“黑熊”体内,一个小战士“哇”一声哭了出来。看到小战士大哭,打针的女护士也一下子哭了出来。

过了许久,大家才把“黑熊”放进木箱,抬起向油库大门外走去。大门对面是一片郁郁葱葱的树林,常绿的亚热带植物显露着永不凋零的生机。在一片幽静、平坦的地方,大家把木箱轻轻放进挖好的土坑。土,一锹一锹盖在木箱上……

给我讲这个故事的班长说完,出神地望着远方。随后,他又接着说,“黑熊”在的时候,分队连一台车都没有,现

在岛礁上的条件有了很大的变化;这两年我们连续获评“四铁”先进连队,如果“黑熊”还在的话,它一定会出现在我们的合照中。一名中士班长说,以前跑步时,“黑熊”总喜欢跑在我前面,它跟着我们长大,也陪伴着我们成长;一名退伍老兵说,我当兵这些年一共流过两次眼泪,一次是退伍时,另一次就是送别“黑熊”;一名刚上岛不久的新兵说,我没见过“黑熊”,但每次听到老兵谈起,心里都很受触动。

多年过去了,战士们依旧不会忘记,站岗时趴在他们脚边的“黑熊”;不会忘记,训练归来时往他们身上趴的“黑熊”;更不会忘记,与他们一起守在油库旁的“黑熊”……我想,也许“黑熊”真的属于这里,与官兵一起望着这片海,守着这座岛礁。



# 长征

第 6286 期



## 雨夜潜伏(外一首)

■姜念光

如果没有在地上俯卧四个小时  
你不可能理解泥土  
更不可能理解大地  
没有在深夜的野草和荒坟之间  
睁着眼,淋着雨  
不可能年纪轻轻就有了足够的耐心  
等候种子或者根

这是最基本的训练  
你和自我深陷其中  
如果你  
没有对胜利的渴望  
并且看到流星出现  
你不可能获得骏马或者狮子的腾跃  
你怎么能发出誓言,输肝剖胆  
献身于人民、国家和集体

## 坦克的滋味

“天苍苍,野茫茫”  
我觉得  
这是古典诗歌中最接近坦克的一句

母语风吹草低,推出宏大叙事  
一辆坦克书写并继续书写,如果不回车  
另一辆坦克会另起一行

装上了12缸的发动机  
语言,确实会有浓烈的柴油味道  
55吨的顿挫,需要1500马力推动修蹄  
来吧,尝试一下把油门踩到底的感觉  
那是一种比草原、大地和天空,更博大  
也更豪迈的滋味  
天似穹庐,装甲冲冠一怒  
向着胜利发起冲锋



文艺战士(雕塑,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藏)

郎 钺作